



蜀十四之五終

U8
4997
19



U8
4997
19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十四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
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
怒將加罪叅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

蔣

蔣琬

三國志 蜀書 蔣琬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市島謙吉氏贈



先主不知
以疾慮

劉邕
陰化
龐延
廖序

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生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序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眾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

張裔

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敵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

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在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
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
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
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
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
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
實不如前人無所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細按
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
爲昔諸葛亮數關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亦宜備不若乘
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
運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
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
承命上疏曰菱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
經六年臣旣聞蜀加嬰疾疫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
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
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三國志 蜀書 卷之十四 三

有武侯之志惜其年之不留亦天也耶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等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為後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

疾

予一本作子非

成

蔣顯

墳塋奉嗣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謁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請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在野農穀極畝若聽

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鄢人也。鄢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其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

許叔龍

以順為勝
滑稽亦可
縮俗

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其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亦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主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辭東顧。

辭令亦佳

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頗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塞牙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

北事處分宜是

頻

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自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

舉

成侃

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所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功疵瑕初無忠告爾爾之訓

開

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太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門舉兵感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玳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玳比

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

威刑不作刑威

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疏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流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

禕別傳曰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姜維

姜維

傳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還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

入

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修等還冀冀中吏民見雍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

維

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梁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

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任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伐。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

是本作自是

舉

而還。維是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

亦不可非

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
 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
 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
 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
 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
 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
 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
 而隴巴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

皆 兵

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
 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功乃少
 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
 自隴右背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承皆倚山爲營望艾
 傍澗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
 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
 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
 之役王平擇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
 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太利不若
 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

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任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關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海武

可庸

皓

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請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請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請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

傳

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中蔣舒開城出降傳命格鬪而死

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傳命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命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會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會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入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

舒恨故開城出降

還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南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退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累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

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請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振刃欲石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轡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造車徵因將維等請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所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歸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王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

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縣竹之下，退不能總帥。

注氣

沒承作敗是

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乘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闕哉！臣松之以爲盛之譏維，又爲不當於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沒，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

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所以事有
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詐，邂逅不會，復可
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左，
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
之娖，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
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廉，抑情

譽

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舉成
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
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
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
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
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搗親苟免，不可謂
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
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於失守，於
夫智莫莫所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

敵
喪

維

承緒
丑賞
梁處

連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感矣縱雖
好書而微自藻繁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
降階之善也 臣松之以為卻正此論取其可稱
不謂維始終行事皆所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
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畧皆云雖本無叛心
以急適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
又非所以難卻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處
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
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
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
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
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驥旅明斷不周終
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於區區最
爾而可屢擾乎哉

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

死

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可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蜀 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郫閣督先主

龐羲

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
 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
 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荅丞相諸葛亮
 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知如芝見亮曰
 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
 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
 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
 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
 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

使命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
 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
 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
 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
 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

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亮書曰：丁宏揆張，揆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揆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摘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宏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

當時宜以和好孫權為第一人

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噫，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郵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歿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

選

張翼

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遷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
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
廣漢鐔繁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
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
閻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
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
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
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

張綱

翼

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
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行天下貪廉墨綬有
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
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
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
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
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異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
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

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
 師震悚時異妹為皇后內寵方盛異兄弟權重於
 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異異深恨綱
 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異欲
 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
 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
 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
 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
 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
 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

古今致夷
 心者盡中
 國吏耳

指

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
 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
 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
 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
 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欺父以求福
 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
 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
 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太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
 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
 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

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百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各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

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異所過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二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為起家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曹背叛作亂翼舉兵討曹曾未

無承其祖

丞相一善
必知寸長
必錄

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肅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肅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

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處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張微

宗預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

戊

使命

三國志 蜀書 主
 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
 成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
 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
 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
 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我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
 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啜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荅

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
 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
 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
 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
 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愚怯唯陛
 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復不得奉聖顏
 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
 天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疆必敗秦項是也况乎

憑

此當日吳蜀其至語大都漢賊不兩立孫權可與為揆此兩句亞武侯萬分斟酌語而斤一語能行之者

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
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誼而秦人卒併六合蹶迹
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疆隴
漢之大莫能相牧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
而疆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
無吳豈不誚哉

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
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
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
共詣瞻詐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

廖化

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
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
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
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
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
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
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
寇用之無馱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
祁弘等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母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常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來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煥延

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憚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以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庾亮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歿

例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
 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
 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
 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則息日夜不解帶膳
 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
 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
 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
 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
 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

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
 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偏遣於是
 密上書曰臣以險壘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
 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
 待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催臣主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凡篤苟順私
 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
 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

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
 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
 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太后上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
 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
 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
 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
 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

歌

三國志 蜀書卷五
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芻薪
蒸密賤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
擾伏惟明主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
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隴西王司馬子餘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
直密去官為州太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
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丁年
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
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

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
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
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所以粗知其髮髯
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
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
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
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
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接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

戴

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
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
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携
翼載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友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
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
挾已躋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
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音字疑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
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念忘其身
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
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谷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
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詰於朝
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垂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詔暫思經筭
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
正身報德

贊龐士元

于

將軍敦壯擢鋒登難立功立事時之餘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兀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御衆
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
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
為安遠將軍康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

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欽欽文武當官理在行行辯舉圖殖財施
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郢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
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綿竹
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
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
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
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

費觀

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二十七卒失其行
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簿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
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執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飾其高風
好律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昏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良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王濬

類恭

黃柱

類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左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左掾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

楊顥

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為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何宗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那吉不問橫道成人而
憂半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
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
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顯
亮亮垂泣三日

馮臚明真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
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掾為太宗
先主定益州領軍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
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

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

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疆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

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請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

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

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被魏將費瑤徙亭

吳壹

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
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
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
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
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
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漢
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韓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

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在東隅
承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

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匡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邕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各官亦至尚書

劉武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太易之云。

贊揚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詩。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文經
上元
處仁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為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陽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祕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

文祥

國山休風

孔觀
文禎

遷

永

國山名甫廣漢郡人也姪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縣竹令還為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

永南名邵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滄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

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鄆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臣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

西息

盛衡承伯

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
為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
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
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
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
不如姚佻佻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復為
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
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

復一作後

其

以進入為
倚雅則張
飛亦不俗

進入進入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
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
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
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

孫福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
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
楊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
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
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

亦本作一足

孫贛

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
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
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
盡更來亦決耳君所聞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
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
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
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
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驪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
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

元

偉朝

偉南名朝永南見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
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
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
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
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
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疆志壯氣剛

德緒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
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嵩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
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第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強

義強

三國志

蜀書七十五 楊戲

二百

名士廣漢郡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疆

休元輕寇損時至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

傅彤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儉息著慕後沒入奚官免為庶人

三國志 蜀書 楊戲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矢隻後
隕命於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
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義
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
說義欲叛者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
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

程畿

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
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
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義使人
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
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太義然也今雖復
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於璋以
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
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
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
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

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
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四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偏然與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
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
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

山

王嗣

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
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請蒙潘濬
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
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
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
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
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
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

三國志 卷之... 恩言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瑄耗及義穀禪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部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通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

郭一作教

衛繼

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沅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眾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郟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穎川趙郭圖其像贊頌之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第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

三國志

蜀書

卷之...

智

三國志 蜀書 鍾會之亂 遇害成
都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
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所稱揚戲商略意在不羣然
制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三國志

